

夜惶惶系列

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周德东最新力作



SHI CHANG

周德东※著

人类的恐惧感与生俱来。婴孩刚刚离开漆黑、温暖、宁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本能的恐惧；长大之后，这种恐惧感常常被白昼的嘈杂、现实的奔忙所遮蔽，没时间冥想恐惧。但是，孤独的你在漆黑的午夜突然醒来，常常会触碰到它的存在。临睡的时候，我们停休于死亡那无边无际的阴影，深处长眠。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，科学太渺小，像漂浮的一粒尘埃。因此，人类的恐惧无边无际。正是黑夜占有了我们漫长的时间，恐惧占领了我们辽阔的精神空间。这个空间深邃而玄奥，恐惧和想像成正比。恐惧感越强烈，想像力越发达。妖魔鬼怪，是人类最了不起的作品。因此，无数恐怖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，渐渐形成了恐怖文学作品和恐怖影视作品。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周德东最新力作

失常

SHI CHANG

夜惶惶系列 周德东※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常 / 周德东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673-840-1

I. 失... II. 周... III. 恐怖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1543 号

失 常

作 者: 周德东

责任编辑: 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电 话: 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兴印刷厂

开 本: 960 毫米 × 6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75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840-1/1 · 391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最恐怖 (自序)

人类的恐惧感与生俱来。

婴孩刚刚离开漆黑、温暖、宁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本能的恐惧；

长大之后，这种恐惧感常常被白昼的嘈杂、现实的奔忙所遮蔽，没有时间玄思渺想。但是，孤独的你，在漆黑的午夜突然醒来，常常会触摸到它的存在；

临终的时候，我们惊悚于死亡那无边无际的阴影，惊悚于黑暗深处的未知……

恐惧潜伏在人类的心理经验中，滋生于人类的想像中。我们惟一的精神支柱是科技。但是，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，科学太渺小，像漂浮的一粒尘埃。因此，人类的恐惧无边无际。正像黑夜占据了我们漫长的时间，恐惧占据了我们辽阔的精神空间，这个空间深邃而玄奥。

恐惧和想像成正比，恐惧感越强烈想像力越发达。（妖魔鬼怪，是人类最了不起的作品。）因此，无数恐怖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，渐渐形成了恐怖文学作品和恐怖影视作品。

纵观这些恐怖作品，我们发现，东西方的恐怖文化不一样。

西方的恐怖更倾向于外星人，机器人，自然灾害，刑事犯罪等，是某种物质的恐怖。

东方的恐怖更倾向于鬼魅——包括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一些不

可解释的现象，一些玄虚的传说，隐隐约约的神秘的不可抗力等，是某种精神的恐怖。

这有点像西医和中医的区别。

前一种恐怖不绝望，似乎总可以抵挡，用智慧用技术；后一种恐怖常常不可救药，从内部摧毁你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们总是把恐怖演绎成“青面獠牙”和“血盆大口”，最后再给观众一个谜底。那种东西太浅薄，仅仅是吓人玩而已，深刻的恐怖是心理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浮力。所谓压力，就是像黑夜一样慢慢渗透你的内心，最后铺天盖地，撕不破，挣不托，逃不开，推不翻；所谓浮力，就是生命那种无根无据，找不到终极归宿的飘忽感。

因此，到目前为止，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一部真正恐怖的作品。

最恐怖的是空间和时间，以及人类生命在时空维度里的本质。当代人类最顶尖的物理学家霍金说：“人类生活在一个十三维空间的泡沫上。”时间是有弧度的。假如，你的身躯一直增长，穿过亿万光年的空间，很可能又回到了母腹中；而亿万年之后，很可能又回到了2006年，你又出现了，并且阅读周德东刚刚出版的《失常》……

最恐怖的是人类永远找不到的巨大谜底。

2006年6月于北京

◎失常

I

他不再说话，静静地和他（她）对峙。

突然，他（她）说话了，是一个类似小孩的声音，语速极快，一滑而过：“你快疯了！”

◎催眠

125

只要看见申玉君，就能看见这个穿黑裙子的女孩。我忽然感到这件事有点恐怖——这两个女孩，好像有一个是另一个的复制品，或者说，有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……

◎度假

167

她蹲在电视机前，换频道找节目。

这是个老式的电视机，只有十个频道，几乎都是新闻，我不爱看，她似乎也不爱看，不停地换台……

有一个频道没有图像，都是雪花，噪音“吱啦吱啦”很大。她锁定了这个台，站起身来，坐到了炕上，随口说：“这个台好看。”

◎瘟疫

196

他咧嘴笑了一下，这时，照相机自拍了。就在照相机响过的一瞬间，他的脑海里莫名其妙地闪过了一个不吉利的影像：一个黑白的人，在围着黑布白花的遗像里微微地笑着。

◎地狱

210

通常，电话线接头都在墙壁上。可是，当罗志文和张珪吃力地把柜子挪开时，却发现地面上有一个方形的小洞，电话线从那个小洞伸进去，不见了。

张珪用手探了探，感觉到这个洞里冒上来一股冷森森的风。

◎空 难

237

这时，地铁猛地动了一下，开动了！风扇慢慢转起来，越来越快。我掏出手机，颤巍巍地打开，借着微弱的手机屏幕光，看见陆客站在我面前，他的脸依然是绿的，眼皮依然是黄的，眉毛依然是灰白的……

◎杀

254

张录音最后一次来，并没有上门。那天，李鹃躺在床上，跟那个暗恋她的男人通电话，一直聊到半夜。

两个人情意绵绵地放下电话后，李鹃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头，她转头朝外看去——张录音那张苍白的脸贴在窗子上，正定定地看着她。

◎程 序

259

据说笔架山里有一个景观，叫爱情河，两支水，一红一绿，流着流着就合而为一，万紫千红，很美妙。恋人喝了爱情河的水，更加恩爱，更加久远。

◎黑段子一二三

263

放风筝的小孩仰起头，欣喜地望着越来越高的风筝……突然，他似乎看见了旅人，扔了风筝就朝屋里跑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领出一个老妇人，惊恐地朝天上指，那老妇人也张大了嘴！

◎盗 版 者

267

她一边说一边爬上床，钻进他的被窝。

胡北身体僵直，恐惧到了极点。他感觉着她冰凉的身子，还有毛烘烘的长发……

失常

千万别以为每个正常人都是正常人，也不要以为每个精神病都是精神病。

他正常吗？你不要轻易下结论。

你正常吗？你也不要轻易下定论。

我正常吗？你更不要轻易下结论。

抗恐怖心理测试：

假如，一个你最信任的人告诉你：有个诡秘的八句口诀，谁读了它谁就会精神崩溃，变成疯子。然后，他把这个他一直没敢读的口诀放在了你的桌子上，离开了……

请选择：

1. 探头匆匆扫一眼，看看第一行写的到底是什么。
2. 不看它，闭眼把它撕毁。
3. 看完七行，留下最后一行不看。
4. 不信邪，非看完不可。

（答案在最后）

1 恐怖的南甸子

南甸子离红铜县城三里远。

那里是一片碱土地，荒草丛生，布满大大小小的死水泡，生长着奇形怪状的怪柳，十分荒凉。那些水泡由于常年不流动，水泡呈暗绿色，里面没有鱼，可能滋生着人类不了解的怪异生物。

听说，有人曾经在那里看见过一具男尸，看不见脸，因为他的身

子藏在暗绿色的水泡里，只露出一双脚丫子，黑黢黢的，已经腐烂，露出白惨惨的骨头……

很少有人到那个阴森的地方去，那里只有成群的乌鸦。

张来对南甸子充满了畏惧。

听人说，神经不结实的人，最容易梦游。而梦游时，往往越害怕什么地方，越会到什么地方去。

张来最害怕的是，有一天早晨醒来，发现自己的鞋子上沾满了碱土泥巴……

可是，这一天夜里，却发生了比梦游更可怕的事：

半夜时，张来突然被冻醒了。

他睁开眼睛，头皮一下就炸了——他不是房间里，而是站在外面，四周黑糊糊的，刮着冷飕飕的风。

他很快看清，四周都是诡异的怪柳。一只不知道藏在何处的鸟，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：“嘎——嘎——嘎——”那叫声古怪而孤独。

——所有梦游的人，都能安全地回到睡觉的地方，不管中间的路途多么难走，他都不会被绊倒，更不会醒来。这件事十分诡谲，没有人解释得了。

如果张来在南甸子转一圈，再不知不觉地回到家中，一切都蒙在鼓里，那还好一些。可是，他梦游来到南甸子之后，突然醒了过来！

他四下看了看，看到了公路，离他大约一里远。

他哆哆嗦嗦地走过去。

一个影像在他大脑中慢慢呈现出来——死水泡里露出一双男人的脚丫子，直僵僵的，一动不动……

此时，他根本不知道那双脚丫子是不是就在旁边的水泡里伸着，天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

一个黑糊糊的人影突然挡在前面，张来的脑袋一下就轻了，停住脚，傻傻地望着对方。

他的头发乱蓬蓬的，很长。他的五官不清，表情不详。

两个人对峙了半天，他才嘶哑地说了一句：“八马朝前走。”

“你说……什么？”张来颤巍巍地问道。

“五子点状元。”他又说了一句，同时，他似乎笑了笑，笑得极具深意。

“点什么……状元？”

他朝前跨了一步，几乎贴在了张来的脸上，口气突然变得阴森，“你快疯了。”

张来好像被电击了一下，撒腿就跑。

他刮着了对方的臂膀。

这个人的身子轻飘飘的，没有一点力量，似乎不是一个实体。

他气喘吁吁跑出了一段路，忐忑不安地回头看了看——那个人依然站在原地，黑糊糊地盯着他。

2 老赵头

午夜时分，红铜县评剧团的门房黑着。办公楼也是一片黑暗，一片死寂。

看门的老赵头站在门外，静静地望着夜空。看不清他的脸。

那是一张丑陋的脸，布满了烧伤的疤痕。

听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老赵头的家莫名其妙失了火，他差点把命送掉。那时候，张来还没出生。

当年，老赵头是剧团的台柱子，小伙子英俊倜傥，风度翩翩，很多女孩子都在暗恋他。甚至有一个女孩子还为他得了相思病。后来，剧团基本不演出了，老赵头成了造反派，尽管他是小喽啰，但是却害过评剧团不少人，上至团长，下至看门人……

那次失火，他的头发、眉毛、睫毛都被烧光了，脸肿成了傻瓜那么大，上面青红皂白，五颜六色。随着时光荏苒，他的头发长出来了，出奇的旺盛，黑得像墨一样，而且浓密。可是，他的眉毛和睫毛却没有再生。他的脸一块块地坏死，坑坑洼洼，像一块被风雨剥蚀多少年的铁皮。

一转眼，人就变成了鬼。

他所有年轻的照片都和他年轻的脸一样被烧毁了。

老婆跟他离了婚，抱着襁褓里的女儿，远走高飞。她只给老赵头留下了一个儿子，是个痴呆。

他不可能再唱戏了，就带着痴呆的儿子，在剧团看大门。

白天，谁都看不见那个痴呆，不知道他在哪里转悠，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回到老赵头身边睡觉。



失常

Shi Chang

∨
∨
∨

4

老赵头在这里看了几十年大门。年轻的演员们，偶尔听剧团的老太太讲起老赵头的过去，都感叹不已……

此时，也就是张来在南甸子狂奔的时候，老赵头朝着夜空凝望，好像在寻找一颗星星，又好像在修炼什么巫术。

3 午夜电话

一整天，张来的脸色很不好。

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起昨夜的事。

在人们眼中，梦游者本身就很可怕，是一些接近精神病的人。张来怀疑很多人都有梦游的经历，只是出于和他一样的顾虑，不肯说出来罢了。

越是把这件事压在心里，张来越是感到恐怖，感到孤独。

下班的时候，他是最后一个走的。在路上，他不时地打量四周，观察有没有人注意自己的脸。他变得多疑起来。

前面的人行道上，有一个黑黑的东西。

他走过去看了看，竟然是一个手机。它很老了，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产品，外壳已经磨得斑斑驳驳，极其难看。

他四处望望，附近没有人，就弯腰把它拿了起来。

他拨了一个熟悉的号，传出奇怪的“嘟嘟嘟”的声音。

他没有手机。但是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在公共汽车上总是给老幼让座的人，一个从不走盲道的人，一个节水的人，一个拾金不昧的人（只要超过100元人民币）。他把手机拿在手里，继续朝前走。如果失主找来，一眼就会看到他手中拿的东西。

一直走到十字路口，都没有人来认领这个手机。

他只好把它装进口袋，朝回走了。现在，他只有等失主打电话来。可是，这个电话还能打进来吗？

马路边，有一个很宽阔的草坪，几个孩子在那里放风筝。

他慢慢地朝家走，又开始回想昨夜的事：那个出没在南甸子的人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说的那两句莫名其妙的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他为什么说自己快疯了？

……他不知道，这一切和他口袋里的手机有着黑暗的关系。

张来是评剧演员，唱小生的，今年 23 岁。

他家三辈都是优伶。

他祖父唱武生，经常叼花刀，老了之后，一口牙跟少年一样缜密、坚固、整齐；他爸爸是个琴师，拉二胡，红铜县评剧团首席伴奏；他妈妈唱丑旦，实际上他妈妈很漂亮。

剧团刚刚下乡演出回来，张来演张生，隽小演崔莺莺。

隽小是剧团最漂亮的女孩。张来最喜欢她那段唱词：也是我走道摇动，玉佩儿响，咿呀儿呀，惊动张先生，懒读文章，咿呀儿呀……

隽小是个农村女孩，她父母都是唱二人转的。龙生龙凤生凤，隽小从小就喜欢唱地方戏。去年，她被选进了县评剧团。

她很刻苦，天天吊嗓子，背台词，买一些相关的戏曲 VCD 学习。她很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剧团里很多人都喜欢她……

张来更喜欢她，经常偷偷向她献殷勤，剧团里的人都知道。

不过，张来唱够了，一直想改行。他的梦想是进入影视圈。评剧团不景气，工资低，而且经常拖延。

现在，他似乎一下就丧失了那远大的理想，只求上帝保佑他：千万别疯。

天黑了。家家户户都亮了灯。有的窗帘是红的，有的窗帘是绿的。

张来躺在床上，那个笨重的手机静静地放在茶几上。淡淡的月光照进来，它发出乌黑的晦涩的光。

它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手机。

夜一点点流淌着，张来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夜很静，跟平时一样。

没有脸色苍白的人突然出现在窗外，没有一个毛烘烘的脑袋突然从门口冒出来，床单下也没有人嘶哑地对他说：我和你背靠背……

可是，张来的心里却极其害怕，不知道自己睡着之后，还会不会梦游到南甸子去……

突然，那个手机响起来。

他愣了一会儿，马上伸出脚去，找拖鞋。

他的拖鞋隐藏在床下的那片幽暗里，他用脚划拉了半天，没有找到它们。拖鞋当然是两只，可是他一只都没有找到。



他怕电话里那个人挂机，最后干脆光脚下了地。

也许是电话里的人不抱什么希望了，当他走近手机的时候，它不响了。这个手机调不出来“未接电话”号码。

张来在它跟前沮丧地站了半天，才回到床上。

他想，这下完了，电话里的人一定以为，捡到这个手机的人，不想接听，不想归还，因此，很可能再不打打了。

他躺在床上，心里有点不踏实了。这算什么事呢？捡了人家的手机却不接电话，都怪那两只该死的拖鞋。

他爬起来，打开灯，发现拖鞋不在床下。四下看了看，它竟然在床和床头柜中间的空当里，就伸手把它拿了出来，重新放在床下。

然后，他又朝那个手机看了看。它静静地放在茶几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忽然感到，它是一个人，一个被他偶然从外面带回来的陌生人！

其实，任何一件物品都有人态。

不信，你在深夜里观察四周的物品，你可以把任何一件拟人化，然后，你会发现它们的形态不同，性格不同。

比如台灯，那是一个驼背的大脑袋老头。至于他为什么永远低着头，这是一个很深邃的秘密；比如椅子，那是叉开双腿坐着的中年人，他的表情很开朗；比如一排排的书，那是挤在一起的人，他们刚刚对旁边的人表示不满，刚刚扭动身体找到最佳的存身姿势……

如果，把这个手机想像成一个人，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中等个子，很敦实，脸很黑，眼睛闪着木木的光……

天有点阴。

张来顺着那条人行道，慢悠悠地朝前走。

八马朝前走

五子点状元

那两句古怪的话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。为了驱赶它，他开始默念一段唱词：到金山我烧的什么香来还的什么愿，为寻我战法海水漫金山，娘子你受尽了牵连……

突然，他听见身后有跑动声。

回过头，他看见一个小女孩跑过来。她大约十三四岁，穿着一件花裙子，头上戴着一个草环。她从张来身边跑过去了。

他按了一下报时器，一个女中音告诉他：还差15分钟到零点。其实，那不是女人，而是模拟女人的机器声音。

他想，估计手机不会再响了……

好像就是为了否定他的判断，它突然响起来。深更半夜，电话的主人竟然又拨响了这个电话！

他坐起来，怔怔地朝它看。

在这死寂的黑夜里，听着这刺耳的电话铃声，张来突然有点害怕了。他胆战心惊地下了床，慢慢朝那个手机走去。

它一边怪怪地响着，一边用茶茶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盯着张来。

也许是张来拖延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拿起来，还没等说话，它又不响了。

张来拿着它怔忡了半天，越来越感到这个手机有些诡异！

他打开了灯，在灯光下细细端详它。

它很厚，背负着一块沉重的电池。它的界面上显示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英文字母——MICRO T·R·C。翻开盖，才能使用。

他把它关了机。

可是，他回到床前，又返回来，把它塞进了木柜里的一条毛毯内，又把木柜关严，这才回到床上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比刚才更恐惧了——人可能都这样，越躲避什么越觉得什么可怕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张来迷迷糊糊要睡着了，突然又听到了那个电话响起来！

他猛地扬起头，使听觉更灵通，他首先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幻听。

假如，真是那个老手机在响，那不是活见鬼了吗？那不就坦露了另一半灵异时空的秘密了吗？那不就肯定了人类永远半信半疑的东西了吗？那不就天翻地覆了吗？

最后，他断定自己不是幻听。他相信自己的清醒。

确实是那个老手机在响，不过，这回显得更幽深，更遥远，更鬼祟，更飘忽……

听着听着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轻，渐渐变成了鸿毛，没有一点重量……

终于，他下了地，慢慢走向那个木柜。

他的神经紧紧地绷着，就像一条皮筋，已经被拽到了极限，随时都可能“砰”一声断了。

他慢慢打开木柜，那响声一下就真切了许多。

他摸索了半天，终于摸到了那个手机，然后颤颤地按了一下通话键，把它举到耳朵旁。

“喂？”

他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不像一根鸿毛，尽可能像一个好人的声音，但是他失败了。他的声音比预想的还要虚弱，像鸿毛上的一丝一毫，在沉沉的黑夜里飘飞。

里面没有声音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请讲话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电话是你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认识这个电话的主人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认识我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里面一直没有声音。但是，张来明显听到了对方细微的喘息声。他惊悚了！

他不再说话，静静地和他（她）对峙。

突然，他（她）说话了，是一个类似小孩的声音，语速极快，一滑而过：“你快疯了！”

4 痴 呆

在这个小县城，夜一深，大街上就没有人了，空荡荡的。两旁的路灯也显得昏昏暗暗，半睡半醒。

一个人飞快地朝剧团走去。

他一直溜边走，影子映在墙上，忽长忽短。

突然，他停下了，小心地走下阴沟，捡起一个什么东西，警觉地



四下看了看，然后几口就吞进了肚子里。

他继续朝前走，很快就来到了评剧团大门口。

角门开着，但是他没有走进去，而是躲在大门旁的阴影里，看不见了。

老赵头一个人直直地站在门房外，在黑暗中叨咕着什么，那声音很小，好像是一个古老的歌谣，又好像是一个诡秘的诅咒。

突然，老赵头缄口了，他好像察觉了什么。

终于，他几步就走出来，朝大门旁的阴影里探头看了看，喝了一声：“谁？”

没有人说话。

他仔细看了看，并没有人。

他转了一圈，慢慢走回去，进了门房，看见一个黑影坐在床上，直僵僵地看着他。看不清这个人的脸，只能看到他的头发很长，乱糟糟的。

“回来了？”老赵头小声问。

那个人没有说话。

“睡吧。”

那个人一动不动，依然看着他。

“躺下，睡觉！”老赵头的声音大了起来。

那个人似乎害怕了，立即乖顺地躺在了床上。

老赵头转身走到另一张床前，也脱衣躺下了。

夜静极了，门房里的两个男人都没有鼾声，不知道睡没睡着。一只鸟在窗外古怪地鸣叫着，那声音跟张来在南甸子听到的一模一样。

5 4343221

张来到超市买东西。晚上，单位几个同事要来他家聚会。

他家门口就是一个小公园，有几个老人在晨练，一个在舞剑，一个在打太极拳，一个在抱着树哆嗦。

打太极拳的那个老太太眼神有点凶。她不像在打太极拳，而像在表演巫术，两条胳膊在空中莫名其妙地比画着。她的眼睛在飘来飘去的胳膊后盯着张来。

这世界怎么了？张来觉得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。

他对自己说：想点快乐的事吧。于是，他就想隼小，一想到她，他